



中国探险记

邪灵一把刀 著

# 探险手札

之

## 黄泉惊蛇

这个世界本没有妖，有的只有存在心中的恶念！

黑心旅行社 × 倒霉蛋、秦岭遇险 × 泥石流 × 车祸  
沉默的守墓人 × 古怪的村落

落后的黄泉村中，充满了山鬼妖怪的流言，而一群意外到访的“不速之客”，  
却无意中揭开了这个尘封半个多世纪的秘密！

一块“石头”引发的血案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# 探險手札

之  
黃泉驚蛇

 貴州出版集團  
貴州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探险手札之黄泉惊蛇 / 邪灵一把刀著. —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221-10588-2

I. ①探… II. ①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6803号

---

## 探险手札之黄泉惊蛇

邪灵一把刀 / 著

---

出版人 苏桦

总策划 陈继光

责任编辑 唐博

装帧设计 唐锡璋

封面设计 源画设计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)

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市黄花工业园3号)

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

印次 2018年5月第1次

印张 16

字数 380千字

开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书号 ISBN 978-7-221-10588-2

定价 32.00元

# 目录

Contents

<b>第一章</b>	秦岭遇险	001
<b>第二章</b>	泥石流	013
<b>第三章</b>	林中惊尸	026
<b>第四章</b>	斗尸	040
<b>第五章</b>	荒坟蛇踪	053
<b>第六章</b>	黄泉村	066
<b>第七章</b>	山路鬼车	079
<b>第八章</b>	蛇果	092
<b>第九章</b>	守财猪	105
<b>第十章</b>	黄泉村	116

<b>第十一章</b>	矿洞鬼影	127
<b>第十二章</b>	偷袭	138
<b>第十三章</b>	白毛老贼	149
<b>第十四章</b>	硕鼠吞鱼	161
<b>第十五章</b>	狭路相逢	173
<b>第十六章</b>	蛇窟放火	186
<b>第十七章</b>	地下黄泉	197
<b>第十八章</b>	河道拦尸	207
<b>第十九章</b>	军阀开矿	218
<b>第二十章</b>	获救	230
<b>第二十一章</b>	结局	242

## 第一章 秦岭遇险

我觉得自己是个特别倒霉的人。

前段时间，工作好不容易闲下来，手里有点儿小钱，便计划出去旅游，谁知这一趟出去，却让我差点儿没命。当时决定出去旅游后，我就上网搜索旅游地点，刚好看见一个温泉度假村。我对温泉没太大兴趣，正打算翻页，偏偏跟我合租的兄弟老齐在旁边看见了，立马建议去泡温泉。

老齐这人估摸着是火气重，从青春期开始就一直长痘，到现在是满脸的痘印疙瘩，说实话，看着确实挺惨人的，眼瞅着都二十七八的人了，却是连姑娘的手都没有碰过。他一看温泉，居然心动了，对我说：“泡温泉能美容，没准儿哥们儿泡完就变帅了。”说话间，连忙看了眼地址，显示是在陕西秦岭一带的一个度假村城镇，那边都是搞温泉旅游的。

看了看报团价，不到两千块钱，他就怂恿我说去泡温泉。

我道：“我觉得我够帅了，不用泡，跑那么远到山沟里头泡温泉，这不吃饱了撑的吗？再说了，真正喜欢你的妹子，是不会在意你的长相的。”

老齐闻言哀怨地看着我，说：“从小我爹妈就告诉我，长大了要好好赚钱，不然娶不到媳妇，现在我才知道，就算赚了钱，太丑了还是娶不到媳妇。你看我这满脸的疙瘩……你忍心兄弟我一辈子孤家寡人吗？”说完，便不停地对我软磨硬泡。这小子特别抠门儿，之所以非得拉上我，主要是为了那个二人折扣价。

我被他烦得不行，只得答应了，当即便报了旅行团，两人第二天奔赴西安。到了地儿，一上车我就后悔了。

我们上的是一辆大巴，外表老旧，布满泥点子，一进去就闻到一大股汽油味儿，混合着汽车长时间没有清洗所散发的异味儿，熏得人头昏脑涨。

旅游团报团价加上折上折总共不到两千块钱，果然便宜没好货，难得休假旅游，却没想到是这般糟糕的体验。一边的老齐却是兴致勃勃，眯着

一对黄豆眼在车里四处乱转，似乎已经在想象自己变成帅哥，左拥右抱时的美景了。

导游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女性，待人上齐后，便拿着个小喇叭，用带着陕西味儿的普通话说道：“咱们接下来就要去温泉村，车程八个小时，沿途一路都是美景，大山大河，这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，大家可以尽情欣赏。”

车内的环境虽然不行，但导游确实没有忽悠人，陕西境内大山大河，巍峨雄浑，沿途的确有诸多美景，因此在车上倒也不觉得无聊。车行驶五个多小时后，我们进入了秦岭一带的盘山公路，放眼四下遥望，周围皆是大山，远眺还能看见滔滔的“渭水”。

众人正欣赏着大山大河的美景呢，却不知怎么的，汽车突然狠狠地往前一推搡，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，紧接着便停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旅行团中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喊了一声。

皮肤黝黑的司机回答道：“车子出了点儿小问题，我下去修，你们等着，导游给大家讲点儿故事。”说罢，那司机便拎着工具箱下去修车，导游怕我们无聊，便给我们讲故事。

这女导游黑皮肤、矮个头儿，看着土里土气的，但故事却很多，尽讲些山精鬼魅的乡野怪谈，绘声绘色，让人听得津津有味。我正感叹这女导游该去写小说时，外面的天空却突然乌云密布，响起了声声炸雷，紧接着就是瓢泼大雨，而那司机却还在外面修车。

豆大的雨点敲击着玻璃，噼里啪啦的，女导游见此，就止住了话头，让我们自己待着，撑了伞下车去帮司机的忙。

这雨下得着实有些大，电闪雷鸣，遮蔽了阳光，天地间昏黑一片，水汽蒙蒙的。我有些担心起来，心说，这种天气，在这盘山公路上开车，可着实有些危险哪。

足足等了十来分钟，却也不见那司机和导游上来，我正琢磨着这车是不是修不好，我们会不会被困在公路上时，眼角却突然瞥见：车窗外的公路上，赫然流淌着一道血水，正被雨水冲刷着，从前方，流到了我们后面的公路上。

我惊得倒抽一口凉气，猛地意识到：在车前方的司机和导游，可能出事了！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血流下来。

我首先联想到的是修车过程中夹了手一类的，紧接着又觉得不对劲，心说：出血量这么大，肯定是很重的伤，怎么连个惨叫和呼声都没有？想到

此处，我立刻起身，朝着驾驶位走去，打算看看车前方发生了什么事。

待我走到司机驾驶位上，靠近车头往外望时，便猛地瞧见，这车头前方，赫然倒着两个人！确切地说，是两具尸体！看那衣服，明显就是司机和女导游，此刻他们却倒在地上，脖颈上空空的，脑袋赫然不知所终，满地的鲜血，被雨水冲刷着往后面流去。

“啊——！！”

我没想到会看见这种情形，乍一瞅见，惊得魂儿都飞了，吓得大叫了一声，双腿一软，整个人啪地坐到了驾驶位上。

我、我是在做梦吧？他们不过是下去修个车……头怎么就没了？

我这一声喊叫，却将车里的其余人给惊吓到了。很快，靠近窗户坐着的游客，都发现了车旁的血水，一时间汽车里惊叫声此起彼伏，车里别提多混乱了。

我们这个旅行团人本来就不多，加上司机和导游，总共才十四个人，除了我和老齐外，车上有两个年轻姑娘，看样子像是女大学生；紧接着是一对老年夫妻，六十多岁的模样；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家四口，是一对面目和蔼的胖夫妻，带着一对儿女；一个中年胖子，一上车就拿着平板看电影。

除这些人之外，还有一个穿着白T恤的年轻人，上车就塞着耳机，一句话都不说。由于他模样长得俊俏，因此老齐一上车，就开始不停地冒酸水，不久前还暗暗跟我吐槽说：“男人长得帅肯定没出息。”

我心说，你长得倒是挺丑的，也没见你有什么出息呀。当然，这话太伤自尊了，自家兄弟，我还是得顾及一下他脆弱的心灵，因此当时嘴上还跟着附和了几句，配合着老齐，将这个无辜的年轻人从头到脚给吐槽了一番。

车上的尖叫，一声接着一声，老齐就跟多了毛的猫似的，冲我大喊：“许二蛋，出事了！”我外号许二，因为在家中排行老二，但是，请把那个蛋字去掉！这样我们还能做朋友！

被老齐这么一吼，我惊恐的心反而淡定了一些，双腿没那么抖了，当即离开了驾驶位往后跑，而其余人冲到前面，看到车头前的两具无头尸，反应简直比我更戾，叫声都快突破天际了，这时我才意识到，自己还算是这车里比较勇猛的！

由于情况太过混乱，我不得不高喊道：“都别叫了！赶紧报警！”之前看平板那中年胖子，脸都吓白了，哆哆嗦嗦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，头、头、头怎么没了？”两个女大学生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抱在一起都快哭



了，反而是那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妻，到底是老年人，见过的世面多，此刻显得最为淡定。

我喘了口气，脑子里也是一片乱，答道：“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可能、可能修车的时候，脑袋被机器给夹了？”话说出口，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扯淡。这车子又没有发动，里面的器械安安稳稳的，怎么可能把两个人的脑袋齐刷刷夹下来？

这时，那对老夫妻中的一人道：“别说这些了，先报警吧！”我摸出手机打算拨打110，然而手机的信号不知何时，竟然成了零格，直接显示了一个红叉。

完全没信号！

“我手机没信号，换你们的。”其余人纷纷去摸自己的手机，结果没有一个有信号的。

此刻大雨倾盆，我们的车被困在盘山公路上，车头前面倒着两具不知怎么死的无头尸。车旁公路上血水流淌着，手机又没有信号，这情形，简直可以去拍恐怖片了。

我正急着呢，突然，其中一个短发的女大学生惊叫道：“车门怎么打开了！”众人闻着声儿侧转头一看，果然，原本关着的车门不知什么时候，竟然打开了，而那个穿着白色T恤，戴着耳机听歌的年轻人也不见了。

我立刻意识到，很可能就是在我们一群人惊慌失措的时候，他自己打开车门下车了！

我连忙蹿到车窗旁边往外望，果不其然，只见那个年轻人，不知何时撑了一把伞，正站在车头前方的位置一动不动，近距离地看着那两具无头尸。

我旁边的老齐倒抽一口凉气，说：“这小子胆子够大，居然敢离那么近！”说话间，那个撑着伞的年轻人弯下了腰，似乎在看车盘下面。这个位置，使得他的头和无头尸靠得很近，看得我一阵头皮发麻，只觉得这年轻人是不是有毛病，心未免也太大了！

看了没一会儿，他便朝车盘下面伸出了手，似乎在摸索什么，不一会儿便从车盘下面拎出一样东西来。

我看见那样东西时，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，因为那年轻人拿出来的，赫然是一颗人头！

长头发，是那个女导游的人头！

人头上全是雨水，发丝贴在脸上，失了血的人脸，在雨水下惨白得跟

蜡一样。

年轻人将女人的脑袋，放在了她的尸体上，接着又弯腰往车底下继续探，这次，他又捞出了那个司机的头，顺势也放在了司机的身上。

我们车上的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耳里只剩下哗啦啦的风雨声，眼里只有那年轻人哑剧似的动作。

片刻后，年轻人伸出手，用雨水洗了洗自己手上的血水，旋即打着雨伞上了车。他的裤子和鞋子都湿透了，神情相当平静，一上车，众人就下意识地后退一步。

那年轻人愣了一下，似乎反应过来，一脸抱歉地说：“吓到你们了，我是学医的。”

学医的？难怪胆子这么大，大到都有些不正常了！整车人都下意识地松了口气。短发的女大学生咽了咽唾沫，问那个医生：“你、你刚才是去查看他们的死因吗？”

医生点了点头：“是。”顿了顿，他微微皱眉，又道：“下去个人，跟我一起把尸体搬上车，有会开大巴的吗？”

老齐立刻道：“我会，我爸就是开长途汽车的！”

医生道：“那好，你去驾驶位上准备着，所有的窗户都关起来，尸体一搬上车，我们立刻开车离开。”

那对带着孩子的中年夫妻当即反对，中年男人神情惊慌道：“不行、不行，血淋淋的尸体，怎么能搬到车上来，小孩子要吓坏的，我们应该在原地等警察来处理！”我也赞同这个主意。现在是死了两个人，这是大事情，而且是莫名其妙死的，目前最稳妥的办法，就是等警察来调查。

再说了，这儿是盘山公路，上来就没有掉头的地方，要想离开，就得开着车继续往前走，难道我们要带着这两具尸体，开着大巴，一路到温泉度假村去？

我们一车的人，都跟着反对这个年轻的医生。他抿了抿唇，眼睛眯了起来，平静道：“大家最好听我的，因为我刚才检查他们头部的伤口时，发现他们的伤口是被某种很锋利的东西给切开的。”

我道：“机械？”

医生摇头说：“不是，车前头没有可以造成这种效果的机械。”这话听得车里的人面面相觑，神情一个个变得极度不自然起来。不是因为修车出的意外？不是机械？那么司机和那个女导游的头，是被什么东西砍下来的？难道这公路上……这山林里……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？

老齐听到医生的话后，第一个反应过来，立刻高呼：“关窗、关窗，真是活见鬼了！”

医生紧接着看了我们一眼，说：“谁跟我下去？”

两个女大学生自然是扛不动的，那对中年夫妇照顾着自己两个孩子，也不行；看平板的中年胖子更屌，干脆装作没听见，将目光转向别处；倒是那对老夫妻中的老爷子说：“我跟你下去吧，你说得对，这地方可能不安全，先离开再说。”

我心说这不行啊，这老爷子背都驼了，我一个青壮劳力，我可不能学其他人犯屌啊！于是我道：“老爷子您留车上，外面雨大，我和这位医生下去。”既然要搬运尸体，也就顾不得打伞了。我们二人下了车，直接冒雨往车头处小跑过去。

一下车，冰冷的雨水满头满脸地打下来，大雨滂沱中，远处的山峦都变得模糊不清，雨水不停地往眼睛里流，看东西都困难。我平日里连只鸡都没杀过，去超市买鱼都是鱼贩子杀好的，这会儿让我搬两具血淋淋的无头尸，实在是太考验我的心理承受能力了。

这会儿也是赶鸭子上架，我不上就得让一个老爷子上，咱得尊老爱幼不是？再说了，旁边的医生，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年纪，他都行，我怎么不行？

走到尸体边上，我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个，雨中夹杂着浓烈的血腥味儿，旁边的医生心理素质着实强大，一分钟也不耽误，到了车头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弯下腰将司机的尸身扛到了自己肩头，顺手抱住了司机的脑袋。

这兄弟还挺仗义的，将司机的脑袋夹在自己腋下，顺手将女导游的头也提了起来，如此，我只需要扛女导游就行了。

别瞧医生看起来斯文俊俏，但那扛尸体的利落劲儿，却真是让人目瞪口呆，仿佛扛的不是尸体，而是一床轻薄的被子。我心说：人不可貌相啊！医生这么给力，我也不甘心被他比下去！当即抹了抹脸上的雨水，一咬牙，将尸体跟着扛了起来。

在雨水的冲刷下，尸体已经逐渐变得僵硬，扛在肩上时的触感，难以用语言描述。就在我俩扛着尸体，打算迅速返回车上时，我眼角的余光猛然瞥见，自盘山公路旁边的山崖下，突地蹿上来一个东西。

大山上的公路，一般都是一侧靠山，一侧悬空，悬空的一侧有些落差很低，有些则是悬崖峭壁，非常危险。

而此刻，那个东西便是从悬空的那面蹿上来的。那是个小儿般大的黑

影，由于速度太快，因此一时也看不清它长什么模样。

我悚然一惊，心说：这是什么玩意儿？由于医生在前我在后，因此那东西一蹿上来，便猛地朝我扑了过来。

我早已经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极大的警惕心，哪里会让那东西轻易得逞，它前脚一扑，我后脚便猛地往后退，与此同时嘴里大叫：“小心！”这么一退，那东西扑了个空，整个儿趴在了公路上。我定睛一看，只见是只浑身黑毛，像猴又像猩猩的玩意儿，四肢弯曲，前面的爪子长而锋利，如同刀子一般。

我顿时想到：莫非这两人的脑袋，就是被这东西给削下来的？不至于呀！这东西爪子虽长，但不可能直接把脑袋给削下来，毕竟人的颈椎骨还是有一定硬度的。

那玩意儿趴在地上，怪模怪样的，车上的人看见这一幕纷纷惊呼，那老大爷喊道：“是雷魍！快上车，这东西速度很快，捕猎先割头！”八成是老年人见识多，这老大爷一下子叫出了这玩意儿的名字。

雷魍？我好像在书上看到过，这是山魍类，不过是山魍中比较少见的一种，速度相当快，总在雷雨天出没。民间传说，雷魍是山里枉死的鬼魂变化而来的，碰上雷魍，九死一生，绝对是倒了大霉！

那边医生已经到了车门口，听见喊声迅速上了车，而我的前路则被那雷魍给挡在了大雨滂沱中，我咽了咽口水，抓紧了肩上的尸身，这一刻，我反而觉得她没那么恐怖了。那雷魍反应很快，一击不中，又反身扑来，利爪如刀，看得人触目惊心。我此刻身上什么武器都没有，哪里能和它对抗，情急之下，便将肩上的尸体猛地朝雷魍抛了过去。

尸体挺沉的，雷魍被尸体一撞，顿时翻倒在地，我趁着这间隙，立刻朝着车门处狂奔，那医生站在车门处接应我，一把给我拽了上去。

一拉一拽间，车门迅速关闭，再一次扑上来的雷魍，一下子撞到了车门上，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。老齐此刻已经坐在了驾驶位上，见我一上车，二话不说踩了油门，大巴车伴着轰鸣声，在滂沱大雨中朝前驶而去。

老话说得好，屋漏偏逢连阴雨。

这车本来就有问题，之前那司机没等修好就死了，此刻车子虽然能动，走起来却是一推一搦的，再加上大雨倾盆，盘山公路险要，大巴车根本不敢开得太快，否则一个打滑，就容易跌入旁边的悬崖里。

老齐虽说会开大巴，但也不是经常开，因此技术并不纯熟，如今一大

帮子人都靠着他，老齐心理压力巨大，一边开车一边紧张道：“你们别催我啊，一催我就急……这车怎么跟我以前开的不一样！”

医生抹着脸上的雨水，安抚道：“不要急，安全第一，我们上了车，应该就没事了。”

我喘着粗气一阵后怕，只可惜那个女导游的尸身没能搬回来。就在二十分钟前，女导游还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各种山野诡事，却没想到一转眼，人就不在了。

那对中年夫妇此刻坐在最后面，看管着自己的孩子，不让他们看到前面的尸体。由于尸体放在车门前方，因此其余人也都是尽量往后走。一时间，前方的一大块地方，便只剩下我、医生还有驾驶位上的老齐。

外面那雷魍见我们的车开走了，急得嘴里发出阵阵怪叫，混合着雷鸣大雨，依然清晰可闻。

回到汽车座位上，我不停地喘着粗气，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遭遇。虽然只有短短不到十分钟的时间，但我这辈子也没受过这么大的刺激，此刻一坐下才开始后怕起来，双腿一阵发软。

然而，倒霉这种事情，一旦找上你，它就会如影随形。没等我真正歇口气，我们的大巴车又是刺啦一声响，狠狠一顿，便如同之前出事时那样，骤然在公路上停住了。

我大惊，冲前面喊道：“老齐，怎么了！”

老齐在驾驶位上也挺急的，不停地点火、踩油门，说道：“这车子没修好，又挂了！看来得下去修，不然走不了。”

我道：“你会修吗？”

老齐扯着嗓门儿道：“我会，但是我死也不下去！”

老齐一说这话，我并没有反驳，别说他自己不愿意下去，他就是愿意下去修车，作为兄弟，我也得阻止他。我脚边就是司机的尸体，他是怎么死的？我能让自己的兄弟，在这种时候冒险下去修车吗？

当然不能。

由于我们这车没开多久就熄火了，因此根本就没有跑出去多远，车子一停下，那雷魍便速度飞快地追了上来。它弹跳力极强，直接跳到了我们的车顶上，身体从侧面倒挂下来，一张似猴又似人的脸，贴在玻璃窗上直勾勾地盯着车内的我们。

近距离地观察，只见这东西浑身漆黑，唯有咧嘴时，会露出里面的獠

牙以及猩红的牙齿，看起来别提多恐怖了，这要是被咬上一口……想到那个情形，我打了个寒战。

雷魑倒挂下来后，一双尖利的爪子，便不停地打砸着车窗玻璃，没砸几下，玻璃上就出现了龟裂的纹路，车里的众人吓得尖叫不已。车里那对小孩儿也被吓到了，小孩儿的叫声又尖又细，听在耳里，配合着砸玻璃的声音、雨水的声音、雷魑的怪叫声，简直就是一部惊悚片！

眼瞅着玻璃要碎，而我们的车又走不了，我心知不能这么下去，深深吸了口气，便对旁边的医生道：“咱们现在走不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等它砸破玻璃冲进来就糟糕了。”

医生跟着点头：“我们得先下手为强。”说话间，他便走到驾驶位上，在那坐垫下面摸索起来，没两下，就摸出了防暴装置。

经常开出租车或者开长途夜车的司机，基本上都会在坐垫下面藏一些防暴装置，以免遇上行车打劫的。这司机放在车座下面的，有一根防暴铁棍，还有一把小臂长的西瓜刀。医生将西瓜刀递给我，他自己则拿着防暴棍，说：“咱们下去。”紧接着给老齐打了个手势，示意他打开车门。

老齐看着我，结结巴巴道：“许二蛋，你、你真下去呀，别逞能啊，你上学的时候体育就没及格过！”

我气得够呛，瞟了一眼后面那个装尿的中年男人，还有那对顾着孩子的夫妻，心说：这一车人，壮劳力就我们几个男的，那两个都在装尿，难不成让那对老夫妻和那两个姑娘下去打雷魑吗？

我也怕！但现在是骑虎难下，不得不为。我们如果不先下手为强，等雷魑冲破玻璃窗，那就糟糕了。

我当下便道：“听医生的，开车门。”老齐见此，只得咬牙按了开关。我和医生早就在车门口等着，医生目光看着外面，眼睛也不眨，问：“体育没及格？”

“别听他瞎说，我之所以没及格，是因为每次考试的时候都拉肚子，纯属运气不好。有机会让我再考一次，体育老师都要吓趴了……”

医生抿了抿唇，没再说话。车门打开的一刹那，我们两人迅速跳了下去，这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特别英勇，就仿佛电影里的主角一样。

大雨再次冲刷在身上，刚一跳下车，挂在车顶的雷魑就反应过来。它身子一跃，落在了公路上，嘴里发出一声声刺啦刺啦的怪叫声，紧接着毫不犹豫地朝我冲了过来。

为什么！两个人，为啥就看准了我？难道我满脸都写着“更好吃”

三个字吗！所幸我们早有防备，那黑影扑过来的瞬间，我猛地一侧身，手里的西瓜刀跟着挥了过去。这雷魍显然不知道刀为何物，八成看西瓜刀很薄，没有威胁力，便不避不闪，因此这一刀砍过去，顿时鲜血四溅，竟然刚好砍在了雷魍的脖子上！

不过，我没有雷魍那么强悍的力度，因此它脖子并没被砍断，只是砍进去了一半儿，在见骨处就卡住了。雷魍惨叫一声，摔倒在地，脖子处鲜血突突直冒，挣扎了没两下就断气了。我俩都已经做好了恶战的准备，却没想到这雷魍，轻而易举便被斩杀了。

医生面上也是一愣，紧接着松了口气，笑着说：“好样的！”车里人见这情况，也是一阵欢呼，纷纷叫好，虽不知道我的名字，但都跟着称赞，车上的两个女大学生也是满脸崇拜。我被她们眼神一扫，顿时觉得整个人都飘飘然，心说：活了26年，总算是逞了一次英雄！许开阳啊许开阳，知道你前26年为什么平凡吗？因为你在酝酿着这一刻的爆发呀！

我心里美滋滋的，虽说被溅了一身腥血，但这种力挽狂澜、受人崇拜的感觉，令我神清气爽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：要淡定，要谦虚，不能表现得太骄傲！于是我抹了抹脸上的雨水，佯装平静地打算招呼老齐下来修车，谁知我刚回头，便见对面的医生，前一刻还带着笑意的脸已经变色了，他大呼：“小心！”紧接着，整个人朝我扑了过来，瞬间将我按倒在地。

倒地的一刹那，我看见一个硕大的黑影，从我俩的上方跃了过去！

是雷魍！但不是被我砍死的那只，而是另外一只雷魍，比刚才那只足足大了三倍！

我和医生倒在公路上，后脑勺着地，摔得人脑子里阵阵眩晕，但此刻我特别清楚，倒在原地不动，估摸着下一刻就会被那东西给砍了头，当即也顾不得大脑的疼痛，立刻爬了起来。医生拿我当了人肉垫子，状态倒是比我好多了，反应也更快，他刚倒地，马上就一个翻身滚到一旁，迅速爬了起来。

这时车上的欢呼和夸赞声戛然而止，气氛瞬间变得紧张无比，大雨滂沱中，只见我们车头的前后，竟然各站着一只硕大的雷魍。

天哪！刚才那只半大的都够折腾人了，现在一下子来两只更大的，简直要命！前方那只雷魍并没有马上袭击我们，而是跳到了那只小雷魍的旁边，嘴里发出阵阵凄厉的嘶吼声，这让我意识到，这三只雷魍，八成是一家三口。

我和医生迅速背靠背地站在一起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几乎立刻就想往

车里躲，但这时医生的一句话阻止了我，他道：“我们必须拖住这两只大的，让他下去修车，不然我们都跑不了。”

那个他，指的自然就是老齐。

我心知医生说得没错，这大雷魍，可以轻而易举地击碎车窗玻璃，如果车子不能修好，我们即便躲入车中，也只是瓮中之鳖。事到如今，似乎也别无选择了，我咬牙大吼：“我们把它们引到车后，老齐你去修车！”

我的大叫声，立刻吸引了前方那只雷魍，它不再去看那只小雷魍，而是龇了龇，发出一声嘶吼，仿佛下命令一般。瞬间，前后两只雷魍，同时朝着我和医生，一人一只扑了过来。

我俩早已经准备妥当，顷刻间，迅速往两边一闪，转身就往后跑。由于是盘山公路，下坡路的跑动得到了极大的速度加成，我感觉自己这辈子也没跑这么快过，就跟飞起来一样。

然而跑得速度再快，也快不过雷魍，几步开外，那雷魍便追上我了。我只得不停地挥舞西瓜刀，以极快的速度左劈右砍，护住自己，不让对方近身，另一边的医生，情况也跟我差不多。

隔着雨水和车窗玻璃，我隐隐能看见老齐的身影，他将驾驶位旁边的玻璃打开了，正小心翼翼地在那儿下车，很显然是去修车。

干得漂亮！见他这么给力，我的斗志顿时被激发，一把西瓜刀更是舞得虎虎生风。那雷魍几次想近身砍我的脖子，都被我用刀给逼退了。这个动作，事实上极其消耗体力，挥刀时为了达到砍杀的效果，每一刀都非常用力，再加上不停地、快速地重复着这个动作，因此体力流失得非常快。

我脑子里不停地转动着，心说：不行，这样下去很快就会支持不住，迟早得虚脱，必须想法子速战速决。便在此时，我眼角的余光瞥见旁边的山崖处有一棵桐树，顿时心生一计，二话不说，猛地将西瓜刀朝着雷魍狠狠地扔了过去。

车上的人传来阵阵惊呼，见我扔了武器，八成以为我疯了。

西瓜刀掷去，那雷魍顿时往旁边躲，我则趁着这个工夫猛地往山崖边跑，跑到边缘处时，雷魍朝着我扑了过来，八成觉得我没有退路了。在它跳跃的瞬间，我也跟着往山崖处跳，但我不是跳崖，而是跳向那棵桐树。

桐树的韧劲儿很强，我跳上去抱住它的枝干，整棵树都被压弯了腰，而跟着扑过来的雷魍，却因为我把树压了下去，整个儿扑了空，直接就掉下了山崖。大雨中，我看着它张牙舞爪，坠落下去的身子，猛地松了口气。

这棵桐树不算大，扎根在山崖上，看着并不牢固，我这也算是极其冒



险的行为了，为防它根基不稳，我立刻顺着枝干往主干上爬，打算爬回公路上去帮医生的忙，谁知刚探出个头，一张恐怖的毛脸便出现在了我的脑袋上方。

“啊！”我吓得惊叫一声，才发现是另一只雷魑。它大约是看到伴侣坠崖，所以跑到悬崖边上来了，虽然满脸是毛，但我却分明可以看出它的愤怒，这东西手一抬，就朝我削了过来。

我此刻趴在桐树上，避无可避，情急之下，只得身子一翻，从桐树上下去了，唯独双手还抱着主干，整个人就这么悬挂在桐树上。躲过了第一次削头，却再难躲过第二次，那雷魑虽然因为我的姿势原因，不方便削我的脑袋，但是只要将我抱在树上的手一砍，我整个人就会掉下去。

很显然，雷魑也是这么想的，一击不中，爪子便直接朝我的手砍了过来。这一瞬间，我有种干脆松手的打算，直接摔死，总比被砍了双手再摔死强。然而，人类求生的本能，就是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。虽然脑子里想着松手死个痛快，但身体却不由思想控制，求生的本能，让我依旧紧紧抱着桐树，眼睁睁地看着那玩意儿来砍我的手。

我几乎可以预见自己坠入山崖的场景了，但就在此时，一根铁棍却猛地从旁边击打过来，直接打中雷魑的头部，将雷魑打得身子一歪，顺着公路的下坡路滚出了我的视线范围。

偷袭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医生！他受伤了，白T恤上好几道口子，被雨水冲刷过后，衣服上的血迹颜色相当淡，跟晕染过的水彩一样，由此可见，他的出血量应该不小。

“上来。”医生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双手握着防暴棍，警惕地看着前方，很显然他在防备那只雷魑，只不过我所处的视角目前看不见而已。

谢天谢地，还好我没放手，不然就死得太冤了。当即，我一边对医生喊“兄弟谢谢你”，一边晃荡着身体，下半身在晃荡中，双腿猛地夹住了桐树的树干，紧接着便旋转着翻身，重新变成了趴着的姿势。

这时视角一转换，便能看见那长毛雷魑，已经蹿到了靠山的一棵树上。大雨和密林成了它最好的伪装，我们只能看到山体边的密林里林木抖动，却完全捕捉不到它的身影。

看样子，接连失去幼崽和伴侣已经让它发狂，并且意识到我们不好对付，准备偷袭了。不得不说，这雷魑还是很聪明的，它躲在旁边的山林里，居高临下，我们又无法窥见它的身形，它要是突然跳下来偷袭我们，还真是一砍一个准儿。